

于都客家话复数标记的叠加

钟小勇

提 要 于都桥头话人称代词有三个复数标记“人”“各罗”“各”，“人”置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后构成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各罗/各”可置于“我人”后，构成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其为包括式的，产生机制主要是感染错合，类推也可能有影响。复数标记叠加现象主要报告于山西诸方言，也见于一些客家方言，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现象是包括式和排除式复数标记的叠加，因而具有独特性。桥头话复数标记“人”可能由近代汉语中“吾人”的“人”重新分析而来，“各罗”“各”则可能分别由处所指示代词“该啦”“该”演变而来。

关键词 客家方言 复数标记叠加 包括式 排除式

一 引 言

复数标记(复数尾、复数词尾、复数后缀)叠加是指几个复数标记加在其他词语(本文考察的是人称代词)后面表示复数的现象,整个结构可称为复数标记叠加形式。如山西襄汾汾城方言的“他屋家[t^hA³³ uə²¹³ tɛiə²¹]”,有两个复数标记“屋”“家”置于“他”后;再如“你家屋系[niə²¹ uə²¹³ ɕi²¹]”有三个复数标记“家”“屋”“系”置于“你”后,其中“家”和“你”合音了(赵变亲 2009)。山西平顺方言的“你家家[niɛ²¹ .təu .təu]”是同一个复数标记“家”叠加三次^①,第一个“家”也与“你”合音了(史秀菊 2010)。复数标记和其他词语发生合音的也应看作复数标记叠加现象。

如果某个表复数的形式不是由复数标记构成的,该形式后加复数标记则不宜看作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如山西临猗方言的“你[ni⁵³]”变调为[ni²⁴],表示复数(史秀菊 2010)，“家”是复数标记,但“你家[ni²⁴ (-tei)]”不是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再如福建清流客家方言“我各尔”表复数(包括式)，“连人”是复数标记(项梦冰 1999:202),但“我各尔连人”(包括式)不宜看作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各尔”是复数标记。

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中的几个复数标记应属于不同的层次,如襄汾汾城方言的“我家屋”,其层次应为[[我家]屋],最明显的证据是“我家”已合音(赵变亲 2009)。“你家屋系”的层次也应是[[[你家]屋]系]。

复数标记叠加现象主要报告于山西诸方言(赵变亲 2009;史秀菊 2010;乔全生、王晓燕

作者简介:钟小勇,男,江西于都人,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客家话,电邮:zxxyd@sina.com。

* 感谢《汉语学报》编辑部和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不足由作者负责。

2003;白云、石琦 2014 等),宁夏银川也有发现(李树俨 2001)。赵变亲(2009)认为在其他方言(赵文探讨的是山西襄汾汾城方言)较少见。

笔者母语江西于都(桥头乡)客家方言(以下简称“桥头话”)也存在复数标记叠加现象^②。

二 桥头话的复数标记

桥头话有三个复数标记“人[nin²⁴]”“各罗[ko²² lo⁴⁴]”“各[ko²²]”^③,它们是后缀,不能单独使用。“人”是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复数标记,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构成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比较:

- (1)a. 我明朝日去我明天去。
 b. 我人明朝日去咱们明天去。
 c. * 我人捞你亲下去 * 咱们和你一起去。

- (2)a. 捞我个书都掙走哩把我的书都拿走了。
 b. 捞我人个书都掙走哩把咱们的书都拿走了。

“人”不能用于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即没有“* 你人”“* 渠人”这样的说法。

“各罗”“各”可用于三身代词,它们一般可以互换,“各罗”比“各”口语色彩更浓一些,也更常用一些^④,如:

- (3)a. 你等下子我你等一下我。
 b. 你等下子我各罗/各你等一下我们。

- (4)a. 我会捞你去我会和你去。
 b. 我会捞你各罗/各去我会和你们去。

- (5)a. 我会买鞋捞渠我会买鞋给他。
 b. 我会买鞋捞渠各罗/各我会买鞋给他们。

“我各罗/各”不包括听话者,它们是排除式复数形式。桥头话的“我人”和“我各罗/各”是严格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我人”是包括式,“我各罗/各”是排除式,这与普通话的“咱们”和“我们”不同,“我们”既可以是包括式,也可以是排除式,可以看作普通式(盛益民 2017)。

桥头话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及复数形式见表 1:

表 1 桥头话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与复数形式

		第一人称代词		第二人称代词	第三人称代词	
		包括式	排除式			
单数形式		我[ŋai ¹¹]		你[ni ¹¹]	渠[tɕi ¹¹]	
复数形式	复数标记	人[nin ²⁴]	我人[ŋai ¹¹ nin ²⁴ → ŋan ¹¹ nin ²⁴]			
		各罗[ko ²² lo ⁴⁴]		我各罗[ŋai ¹¹ ko ²² lo ⁴⁴]	你各罗[ni ¹¹ ko ²² lo ⁴⁴]	渠各罗[tɕi ¹¹ ko ²² lo ⁴⁴]
		各[ko ²²]		我各[ŋai ¹¹ ko ²²]	你各[ni ¹¹ ko ²²]	渠各[tɕi ¹¹ ko ²²]

三 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3.1 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形式及其意义

桥头话的复数标记“各罗/各”可以加在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后,构成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⑤,而且“我人各罗/各”是包括式的。比较:

(6)a.(你)唔要等渠哩,我人各罗/各先行(你)不要等他了,咱们先走。

b.(你)唔要等渠哩,我人先行(你)不要等他了,咱们先走。

c.?(你)唔要等渠哩,我各罗/各先行(你)不要等他了,我们先走。

(7)a.*你等下子渠添,我人各罗/各先行*你再等他一下,咱们先走。

b.*你等下子渠添,我人先行*你再等他一下,咱们先走。

c.你等下子渠添,我各罗/各先行你再等他一下,我们先走。

如果说话者叫听话者不要再等其他入,说话者和听话者一起先走,这显然是合理的。但如果说话者叫听话者不要再等其他入,说话者又和别人(非听话者)一起走,一般是不太合理的。由此看出,“我人各罗/各”和“我人”是包括式复数形式,见例(6)。

另一种情况,如果说话者叫听话者再等别人一段时间,同时又叫听话者一起先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如果说话者叫听话者再等别人一段时间,说话者和其他人(不包括听话者)一起先走,这是合理的。这再一次显示“我人各罗/各”和“我人”是包括式复数形式,“我各罗/各”是排除式复数形式,见例(7)。

“我人”和“我人各罗/各”都是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倾向于理解成说话者和听话者,即是双指的,而“我人各罗/各”倾向于理解成说话者、听话者以及相关的其他对象,即是多指的,但这只是一种倾向,“我人”也可以是多指,“我人各罗/各”也可以是双指。

“人”只用于第一人称代词,因而不存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你人各罗/各”“*渠人各罗/各”。

桥头话“大家”“咁多人这么多人”“几个人”等可置于三身代词复数形式后面表复数,如“我人大家”“你各罗咁多人”“渠各几个人”等,但“大家”“咁多人”“几个人”可以单独使用,它们不是复数标记,“我人大家”“你各罗咁多人”“渠各几个人”等不是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3.2 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形式的产生机制

3.2.1 类推

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的产生可能跟类推有关(简称为“类推说”),即“各罗/各”可用于三身代词,因而可类推到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可表示如下:

(8)比例式:我:我各罗/各=你:你各罗/各=渠:渠各罗/各=我人:x

解:x=我人各罗/各

以下襄汾汾城方言包括式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也可看作是类推形成的:

(9)比例式:我:我家屋=你:你家屋=他:他家屋=咱:x

解:x=咱家屋

(10)比例式:我:我屋系=你:你屋系=他:他屋系=咱:x

解:x=咱屋系

襄汾汾城方言“咱”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但“家”“屋”“系”都是复数标记,因而“咱家屋”“咱屋系”是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不过,类推说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我人各罗/各”中“各罗/各”的性质是什么?“我各罗/各”中的“各罗/各”是排除式复数标记,而“你各罗/各”“渠各罗/各”中的“各罗/各”是一般的复数标记^⑥，“我人”是受“我各罗/各”影响,还是受“你各罗/各”“渠各罗/各”影响类推推出“我人各罗/各”?或者说,“我人各罗/各”中的“各罗/各”是排除式复数标记,还是一般复数标记?这不易证明。

第二,跨语言或跨方言研究显示,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有相对独立的演变路径,有特殊的词形,或者与整个人称代词系统的构成方式不同(盛益民 2017; LaPolla 2005; 吴建明 2013),而且很多方言的包括式并没有受到第一人称代词排除式或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主要考虑增标法,参见李蓝 2008 等)的影响而变得规则,如据李如龙、张双庆(1992:420)呈现的客赣方言语料,第一人称代词有包括式与排除式区别的方言点有 8 个(总共有 34 个点,占 23.5%),其中有 7 个方言点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与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不同,占 87.5%。由此看出,大多数方言点的包括式复数表示法都是独特的。为什么桥头话的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会受到“我各罗/各”“你各罗/各”“渠各罗/各”的影响而类推产生“我人各罗/各”?这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3.2.2 感染错合

桥头话的“我人各罗/各”的形成更有可能是感染错合(contamination)的结果(概括为“感染错合说”)。帕默尔(2017:66—67)指出,我们说话时,往往两个同义词同时浮上我们的脑际,似乎想争着被说出口,于是一种有趣的、所谓的“提包式”的拼合词(portmanteau word)便频频产生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感染错合。如 step(踩、踏)和 tread(踩、踏)同时浮现会拼合成 stread, lunch(一厚块)和 nuncheon(午饮)会拼合成 luncheon(午餐、午饮)。感染错合是一种混淆现象,但它在各种语言的句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桥头话的“我人”“我各罗”都是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当要表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时候,它们往往会同时涌现在头脑中,于是就错合成“我人各罗/各”,可表示为:

(11) 我人 + 我各罗/各 → 我人各罗/各

有些山西方言的复数标记叠加现象也可从感染错合角度分析,如襄汾汾城方言(赵变亲 2009):

(12) 咱家 + 咱屋 → 咱家屋

(13) 他屋 + 他家 → 他屋家

三个复数标记叠加的形式比较复杂,如“我家屋系”存在以下可能:

(14) a. 我家 + 我屋 + 我系 → 我家屋系

b. 我家 + 我屋系 → 我家屋系

c. 我家屋 + 我系 → 我家屋系

襄汾汾城方言中,既存在“家”“屋”“系”等复数标记,也存在“家屋”“屋家”“系屋”等复数标记。三个复数标记叠加的形式(如“我家屋系”“你家系屋”),只有第一人称代词(排除式)和第二人称代词才存在,很难说它们是类推而成的。

感染错合说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我人各罗/各”的形式,而没有“*我各罗/各人”的形式?即为什么不选择“我各罗/各”,以及“我人”的后段“人”,构成“*我各罗/各人”?笔者认为,这可能跟上文所说的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的独特性有关,具体说是包括式复数标记“人”和“我”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我人”有成词的趋势。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我人各罗/各”是由“我人”和“我各罗/各”的后段“各罗/各”错合而成,“我人各罗/各”的“各罗/各”和“我各罗/各”的“各罗/各”性质一致,都为排除式复数标记,这样“我人各罗/各”就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复数标记叠加,而且,“我人各罗/各”内层是包括式复数标记“人”,外层是排除式复数标记“各罗/各”,外层标记一般作用面广,这样“我人各罗/各”应该是排除式,而实际是包括式,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从标记性角度分析(参看沈家煊 1999),即“各罗/各”聚合成员比“人”多,分布环境更广^⑦,使用频率也更高,因而“人”的标记性强于“各罗/各”,当两者同时出现时,“人”的包括式的特点得以凸显,因而“我人各罗/各”是包括式的。

总之,桥头话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可能是“我人”受到“我各罗/各”“你各罗/各”“渠各罗/各”的影响类推而成的,也可能是由“我人”和“我各罗/各”感染错合而成的。但相对而言,感染错合说更能得到解释,因而本文认为,“我人各罗/各”的产生机制主要是感染错合,当然,也不排除类推的影响。

3.3 另一种分析

桥头话的“我人各罗/各”还有一种分析是,“我人”不是复数形式,“人”也不是复数标记,“我人”只是一个词,这样“我人各罗/各”就不是复数标记叠加形式。这种分析有几个依据:第一,“人”只用于第一人称代词,不能用于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第二,“我人”中“我”的读音([ŋan¹¹])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读音([ŋai¹¹])不同,两者可能不具同一性。

笔者不赞同以上分析,首先,桥头话“我人”和“我”联系紧密,“我”是单数,“我人”是复数,“我人”显然是由单数“我”添加复数标记“人”构成的,见上例(1)和例(2)。而且,“人”是汉语方言较常见的复数标记,如曹志耘主编(2008:05)就有23个方言点以“人”为复数标记,为客家方言的至少有3个(江西南康和湖南桂东、新田)。而且,“我人”相当于普通话“咱们”的有3个方言点(江西分宜、萍乡和福建宁化)。

其次,桥头话“我人”中的“我[ŋan¹¹]”和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ŋai¹¹]”虽然读音不完全一样,但可以从语流音变的角度加以解释,即“我[ŋai¹¹]”和“人[nin²⁴]”组合时,“我”的韵尾[i]受“人”的声母[n]影响发生了顺同化,可表示为“ŋai+nin→ŋan+nin”。这种语流音变也出现在桥头话表人疑问代词“哪人[nan¹² nin¹¹]”(相当于普通话的“谁”)上,即“nai+nin→nan+nin”。

最后,“我人”与第一人称代词排除式(“我各罗/各”)、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你各罗/各”“渠各罗/各”)表示法不同,是包括式具有独特性的体现,也是语言共性的体现,因为跨语言或跨方言研究显示,包括式有独特的演变路径,有特殊的词形,或者与整个人称代词系统的构成方式不同(盛益民 2017;吴建明 2013 等)。

因此,笔者认为,桥头话“我人各罗/各”中的“人”和“各罗/各”都是复数标记,“我人各罗/各”是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四 汉语方言的复数标记叠加现象

复数标记叠加现象主要出现在山西诸方言中(赵变亲 2009;史秀菊 2010;乔全生、王晓燕 2003 等),而且这些方言复数标记丰富,复数形式构成方式灵活多样,如可以是两个复数标记叠加,也可以是三个复数标记叠加(如襄汾汾城方言的“我家屋系”“你家系屋”,赵变亲 2009),可以是不同的复数标记叠加,还可以是同一个复数标记叠加(如长治的“你家家”、平顺的“你家家”,史秀菊 2010)。

4.1 南方方言中的复数标记叠加现象

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在南方方言中较少提及,不过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一些客家方言也存在这种现象。

如饶长溶(1989)指出,福建长汀客家方言的复数标记“侪”“们”可以作为后缀同时出现在三身代词“侬”“你”“佢”之后,构成复数形式“侬侪们”“你侪们”“佢侪们”,它们也可看作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李如龙(2001:159)认为它们是方言固有后缀“侪”和普通话后缀“们”合璧的结果。

再如严修鸿(1999:242—243)探讨了广东省一些客家方言的三身代词复数形式:

(15)清溪:我家兜、你家兜、渠家兜

西河:我家咁、你家兜、渠家兜

深圳沙头角:我兜、你家兜、渠家兜

中山南朗:我家咁、你家咁、渠家咁

这些方言的“家”和“兜”或“咁”都是复数标记,除深圳沙头角的“我兜”外,其他复数形式可看作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严修鸿(1999:243)称它们是词缀叠加。此外,这些方言的复数标记“家”和前面的单数代词发生了合音现象^⑧,从语音上看不出是复数标记叠加现象。

虽然不如山西方言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丰富,但福建长汀、广东清溪、中山南朗等地客家方言复数标记叠加形式也较成系统,其三身代词复数形式一般都是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此外,江苏吴江同里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嗯那堆”、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夷拉堆”,以及吴江芦墟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嗯那堆”、吴江平望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伊拉堆”(刘丹青 1999:120—121)也可看作复数标记叠加形式,这些方言里,“拉”“那”“堆”都是复数标记。

4.2 叠加的复数标记的特点

就现有的材料看,叠加的复数标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有交叉)。

第一,叠加的复数标记性质不同。如桥头话的“我人各罗/各”,“人”是包括式的,“各罗/各”是排除式的。

第二,叠加的复数标记分布不同。如襄汾汾城有三个复数标记,“家”主要分布在汾城河西话的北边,“屋”遍布整个汾城河西话地区,“系”分布在襄汾方言的整个汾城河西地区(赵变亲 2009)。

第三,叠加的复数标记来源不同。如福建长汀“侬侪们”“你侪们”“佢侪们”中的“侪”是本地的,“们”显然借自普通话,它们都可以分别和三身代词单独构成复数形式,如“你侪”“你们”(李如龙 2001:168)。再如广东西河“我家咁”、中山南朗“我家咁、你家咁、渠家咁”的“家”是本地的,“咁”应是借自粤语的复数标记“咁”(王春玲 2020)。由此可看出语言接触对复数标记叠加现象的影响。

第四,叠加的复数标记历史层次不同。如盛益民(2013)认为江苏吴江的“拉”可能是早期形式,“堆”是后起的。来源不同也可能体现历史层次的不同,如严修鸿(1999:243)认为广东西河、中山南朗等地的“家”和“咁”是两个历史层次的复数词缀。襄汾汾城的“家”“屋”“系”是否也体现不同的历史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3 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现象的特点

与其他方言复数标记叠加现象相比,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桥头话只是第一人称代词出现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其他方言不限于此。第二,桥头话是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和排除式这两种对立的复数标记叠加,其他方言叠加的复数标记不存在这

种对立性。如长汀话的“侪”“们”都是排除式复数标记,襄汾城方言的“家”“屋”“系”既可以是包括式复数标记,也可以是排除式复数标记。第三,桥头话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和排除式复数标记叠加后,整个复数形式是包括式的。以上这些特点也显示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现象的独特性。

五 桥头话复数标记的来源

下面简要分析桥头话三个复数标记“人”“各罗”和“各”的来源。

5.1 “人”的来源

笔者认为桥头话包括式复数标记“人”应是由“吾人”经过重新分析而来的。“吾人”至迟在汉代有较典型的用例,一直到清代还在使用,如:

(16)天下之国带甲十王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管子·大匡》)

(17)积四十许日,旦与疆等议曰:“吾人远辱国命,自弃於此,与死亡何异?”(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

(18)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弹出便不可行,这便是无下学工夫,吾人皆坐此病。《朱子语类》卷九十二)

(19)使者闻而叹曰:“吾人自束发受书,少而负笈,长而服官。大抵奉亲之日少,而违亲之日多。”(清·余金《熙朝新语》卷十六)

这些用例中的“吾人”都相当于“咱们”。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中(选择范围是“1 周”到“15 民国”)“吾人”有 92 例,北宋后用例颇多(如北宋 22 例、明 15 例、清 33 例),而且主要出现在会话中。“吾人”的“人”可以重新分析为复数标记^⑨。而且由“人”演变为复数标记具有类型学依据,如 Heine and Kuteva(2002:230—231)就提出“PEOPLE>PLURAL”这种语法化模式。

5.2 “各罗”和“各”的来源

笔者认为“各罗”“各”分别源于处所指示代词“该啦[kai⁴² la²⁴]”“该[kai⁴²]”,它们相当于普通话的“那里”“那儿”^⑩。“该”和“各”“啦”和“罗”声母相同,主要是韵母的变化,具体表现是:kai→ko、la→lo,即经历了复元音单化(ai→a)、低元音高化(a→o)的弱化现象。类似的元音弱化现象也见于吴语复数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如游汝杰(1995:37)指出,吴语人称代词复数词尾可能来自于*la,其中一条演变路径是“*la→ta→to?”。此外,桥头话元音的弱化也可能引起声调的轻声化。

而且,由指示代词转化为复数标记,汉语方言可见(参看汪化云 2011a;盛益民 2013;潘悟云 2010),也有语言类型学上的依据(Frajzyngier 1997 等),可以看作是处所主义(localism)的体现(Lyons 1977:718)。

最后提及一点,“各罗”“各”用于第一人称代词时为排除式复数标记具有语言共性,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代词排除式复数标记与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具有一致性(盛益民 2017;吴建明 2013)。

六 结 语

桥头话有三个复数标记“人”“各罗”“各”,“人”置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后构成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各罗/各”可置于“我人”后,构成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它是包

括式的。“我人各罗/各”的产生机制主要是感染错合,即由于“我人”和“我各罗/各”都是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当要表达复数时,两者同时涌现,就取“我人”和“我各罗/各”的后段(“各罗/各”)构成“我人各罗/各”。第一人称代词类推也可能有影响,即由于“各罗/各”可置于三身代词后,它也可置于“我人”后。

山西诸多方言具有丰富的复数标记叠加形式,福建长汀、广东清溪、中山南荫等地客家方言也存在复数标记叠加现象。桥头话只有第一人称代词存在复数标记叠加现象,而且是包括式和排除式复数标记叠加,且叠加后的复数形式为包括式的,这显示其独特之处。

桥头话复数标记“人”是由近代汉语的“吾人”中的“人”重新分析而来的,“各罗”“各”则分别由处所指示代词“该啦”“该”演变而来的,两种演变都有语言类型学的依据。

附 注

①史秀菊(2010)不是采用数值标调,这里改为数值标调。

②江西于都全县通行客家方言,属客家方言于桂片(谢留文 1998:4)。桥头乡位于于都县北部,距于都县城(贡江镇)约 50 公里。

③“各罗”“各”都是同音字。桥头话有一个可独立使用的“人[nin¹¹]”,相当于英语的“people”,它与复数标记“人[nin²⁴]”声调不同。

④为便于称说,下文用“各罗/各”表示“各罗”和“各”,用“X 各罗/各”表示“X 各罗”和“X 各”。

⑤据笔者初步调查,于都县的宽田乡、小溪乡和葛坳乡也存在这种复数标记叠加形式。

⑥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是否涉及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学界没有定论(盛益民 2017),这里将它们看作一般的复数标记。

⑦“各罗/各”不仅可用于三身代词,还可用于表人名词或名词短语后面,表示相关群体,如“爸各罗/各爸爸他们”“观石牯各罗/各观石他们”“细人子各罗/各小孩他们”“驮捞爸各罗/各爸爸和妈妈他们”。

⑧山西很多方言的复数标记“家”一般也与前面的人称代词合音(赵变亲 2009;史秀菊 2010 等)。

⑨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中(选择范围是“1 周”到“15 民国”),“我人”有 8 例,其中 5 例出自《诗经》,还有 2 例引自《诗经》。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如“而、尔、汝、女”等)、第三人称代词单数(如“其、之、伊”等)加“人”表复数的用例未见。据此,复数标记“人”不太可能由“我人”等重新分析而来。当然,不同方言复数标记“人”可能来源不同,如汪化云(2011a;2011b)、潘悟云(2010:114—115)等认为,徽语安徽休宁、绩溪等,赣语江西波阳,湘语湘潭、绥宁武阳等方言中复数标记为“人”义的复数标记很可能是由“人称代词+(表指示义语素+)表多义语素+人”(如“俺这些人”“尔那些人”)省略了表多义或表指示义的语素而来的。

⑩谢留文教授也曾邮件(2015 年 4 月 13 日)告诉笔者,桥头话的排除式复数标记“各”有可能是“个”,由“这里、那里”引申而来,南昌话也如此。感谢谢留文教授的指导。

参考文献

- 白云、石琦 2014 《山西左权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X 都/X 都们”》,《汉语学报》第 1 期。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蓝 2008 《汉语的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方言》第 3 期。
- 李如龙 2001 《东南方言人称代词比较研究》,《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树俨 2001 《银川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两种形式及词缀“都”》,《语文研究》第 1 期。
- 刘丹青 1999 《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及内部差异》,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帕默尔 2017 《语言学概论》,李荣、王菊良、周焕常、陈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潘悟云 2010 《汉语复数词尾考源》,载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乔全生、王晓燕 2003 《中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饶长溶 1989 《长汀方言的代词》,《中国语文》第3期。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盛益民 2013 《吴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来源的类型学考察》,《语言学论丛》第4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盛益民 2017 《中国境内语言人称包括性问题的类型学研究》,《民族语文》第4期。
- 史秀菊 2010 《山西方言人称代词复数的表现形式》,《方言》第4期。
- 汪化云 2011a 《省略构成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方言》第1期。
- 汪化云 2011b 《方言指代词与复数标记》,《中国语文》第3期。
- 王春玲 2020 《汉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类型学考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吴建明 2013 《人称“聚合结构”理论的汉语视角》,《当代语言学》第4期。
- 项梦冰 1999 《清流方言的代词系统》,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谢留文 1998 《于都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严修鸿 1999 《客家方言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游汝杰 1995 《吴语里的人称代词》,载梅祖麟等《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赵变亲 2009 《襄汾汾城方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中国语文》第6期。
- Frajzyngier, Zygmunt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of number: From demonstrative to nominal and verbal plural, *Linguistic Typology* 1(2):193—242.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5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Filimonova, Elena (ed.),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291—3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erposition of the Plural Markers in Yudu Hakka Dialect

ZHONG Xiaoyong

Abstract : There are three plural markers in Qiaotou Hakka dialect, i. e. *nin*, *kolo* and *ko*. *Nin* can be put after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 *ŋai* to form the inclusive plural form *ŋainin*, and *kolo* or *ko* can be placed after *ŋainin* to form the inclusive plural form of superposed plural markers (SPM) *ŋainin kolo* or *ŋainin ko*, which may be mainly generated by contamination or possibly be influenced by analogy. SPM is reported mainly in many Shanxi dialects and some Hakka dialects. SPM of Qiaotou Hakka dialect is featured of superposition of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plural markers. The plural marker *nin* may be the result of reanalysis of *ren* in *wuren* in late Old Mandarin, while *kolo* and *ko* may have evolved from the locativ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kaila* and *kai* respectively.

Key words : Hakka dialect, superposition of plural markers, inclusive form, exclusive form

(钟小勇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1121)

(责任编辑 王平夷)